

吴季松

看世界

北京出版社

欧洲文明之路
· 希腊
· 意大利
· 英国



吴季松

看世界

WU JISONG
THE WORLD
IN MY EYES

Road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Greece
·Italy
·United Kingdom

欧洲文明之路

- 希腊
- 意大利
- 英国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文明之路·希腊·意大利·英国/吴季松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1

(看世界)

ISBN 7-200-04851-8

I. 欧... II. 吴... III. ①希腊—概况②意大利—概况
③英国—概况 IV. K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871 号

欧洲文明之路·希腊·意大利·英国
OUZHOU WENMINGZHILU·XILA·YIDALI·YINGGUO

吴季松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8.75 印张 165 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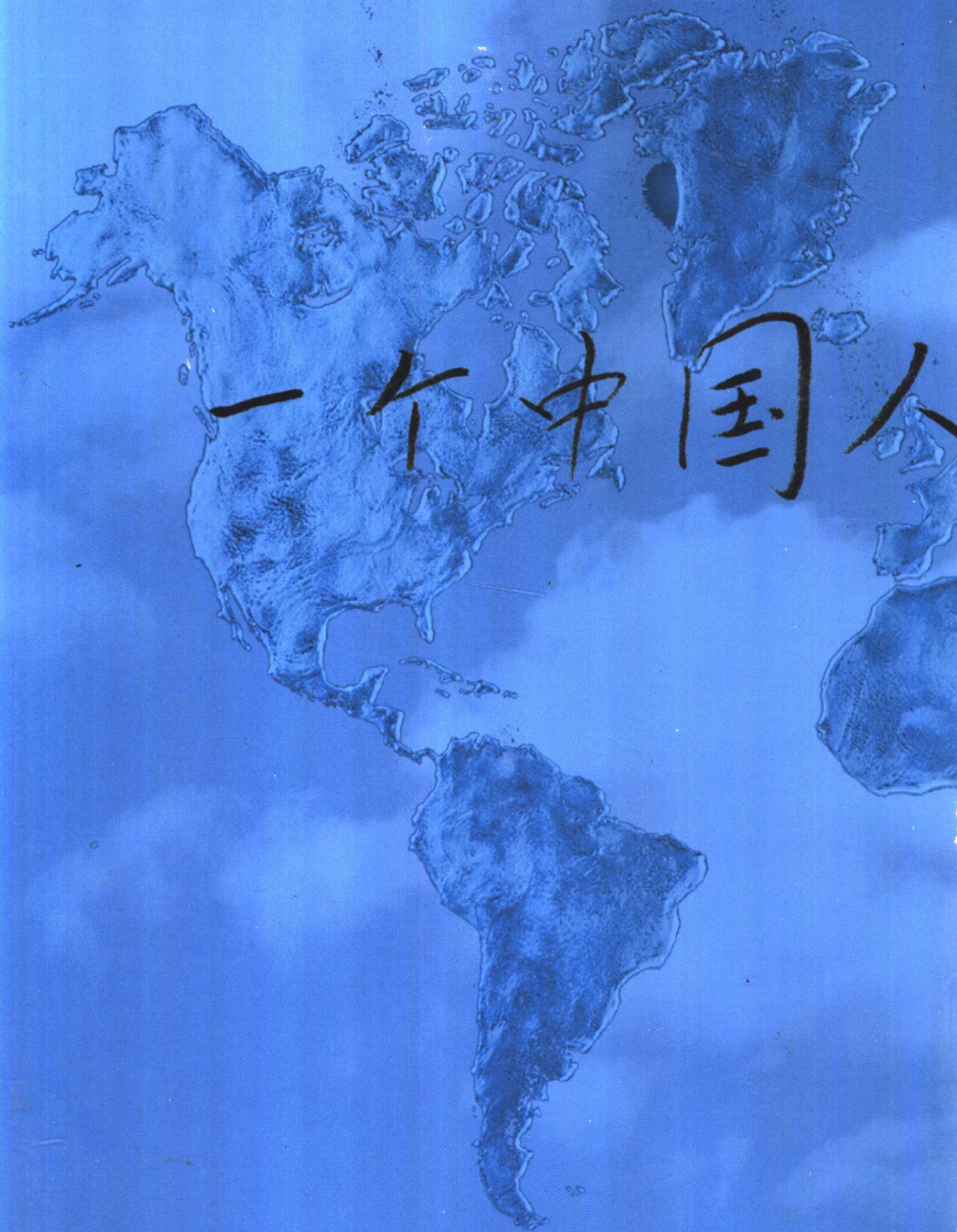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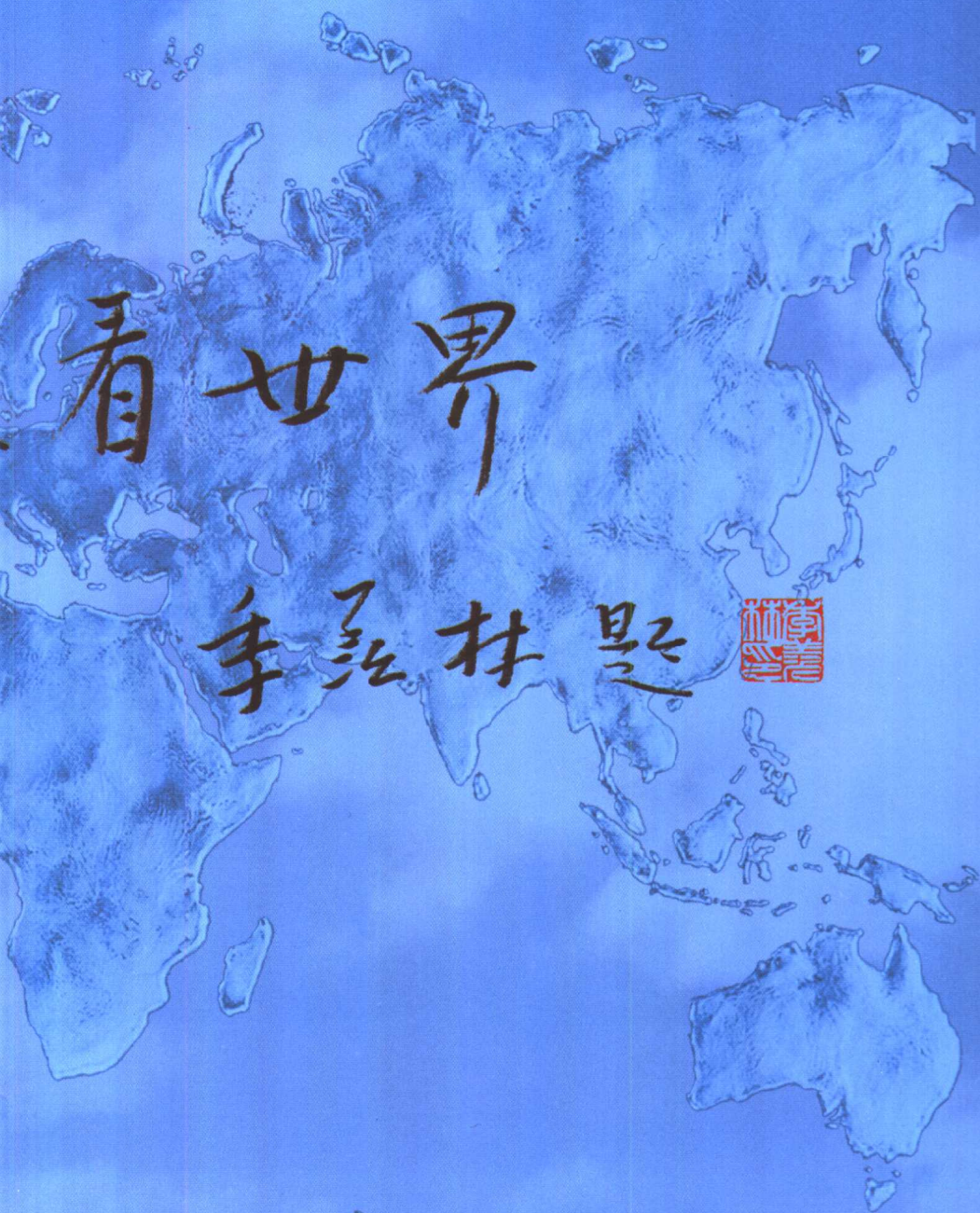
印数 1—6000

ISBN 7-200-04851-8

E·319 定价: 18.00 元

一个中国人





作者简介

吴季松，1944年8月生，满族。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原北京奥申委主席特别助理，国际科技工业园协会顾问委员会亚洲惟一的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曾当拖拉机手、农场办公室负责人，车工、工厂技术科长。

1979—1981年为欧洲原子能联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芳特诺中心受控热核聚变研究所课题组长。

1985—1986年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学科综合研究应用于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发表的报告是世界最早的关于知识经济的系统研究。

1990—1992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

1992—1993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门高技术与环境顾问。

1995年任第四届世界科技园区大会（北京）副主席。

1997年任第六届世界科技园区大会（澳大利亚帕斯）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任德国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在华盛顿参加朱总理出席开幕式的第二届中美环境与发展高层研讨会并作首席发言。

2000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海牙世界水资源论坛和部长级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部长级会议高级官员预备会。

2001年任波恩国际淡水资源大会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大会。



← 1998年任国际科技园区世界大会组委会副主席时与夫人，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代表团团长林文漪在澳大利亚帕斯的会场上。

1998年出版的《知识经济》一书行销二十七万余册，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自1979年到2002年，在二十四个头里，前后出国三十二次，在国外度过了八年多，足迹踏及五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五大洲诸多重要城市的主要大街和一些阴暗的小巷，都是用自己的双脚走过的。

在国外，操三种外语，住过瑞典的皇宫，也住过意大利的贫民区；和腰缠万贯的富翁交了朋友，也和沦落街头的乞丐做过长谈；见过世界闻名的大国总统，也邂逅过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的管理者，作为“知识经济”的创意人，关注着自然，研究着科学技术，也在思考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Dr. Wu Jisong, was born on August 1944. He is currently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National Water Saving Office, former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Bid Committee, the only member in Asia of Advisor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Parks, advisory professor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professor of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f Hehai University.

1968: After graduating from Qinghua University, he had been tractor driver, official of farm, latheman and director of technical section of factory.

1979 to 1981: research team leader in Institute of Nuclear Fusion Research, Fontenay aux Roses, Nuclear Commission of Franc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Union.

1985 to 1986: leader of the research of an UNESCO project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n Applications to Development" as project specialist. It is the ear-

liest system research on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world with report published by UNESCO.

1990 to 1992: Deputy representative of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Chinese to UNESCO.

1992 to 1993: high-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consultant of UNESCO.

1995: vice chairman of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Parks (Beijing).

1997: vice chairman of organizing committee in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cience Parks (Perth, Australia).

1998: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Hanover 2000 International Expo.

1999: made the first speech as Chinese delegate on the US-China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Seminar (Washington DC, USA) in high level while Prime Minister Zhu Rongji of China presen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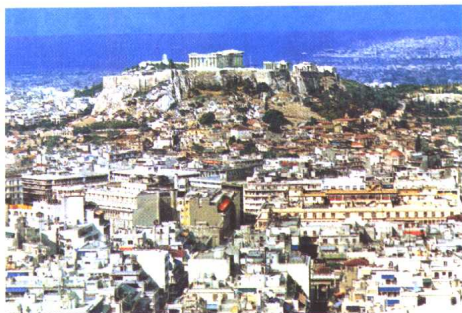
2000: as Chinese representative in the senior official preparatory meeting and the following Second World Water Forum and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2001: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Bon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Freshwater and member of Chinese delegation. His book *Knowledge Economy* has more than 230,000 sales till now, won the "12th Chinese Books Award".

In the 24 years from 1979 to 2002, the author pay 32 visits abroad, worked abroad more than 8 years, touring 54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vering the 5 continents. His feet walked through both major streets and dark alleys in many cities of the world.

With three kinds of foreign languages, he had plenty experiences abroad. He stayed in Imperial Palace and slum district. Not only he had friends with millionaires, but also had long talk with beggars in street. Not only meeting with presidents of big countries, he had also met strolling gypsies. As a manager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original inventor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author ha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nature, technologies and humankind, and thinking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kind.

鸟瞰希腊雅典，高处是著名的卫城。



雅典卫城最著名的帕特侬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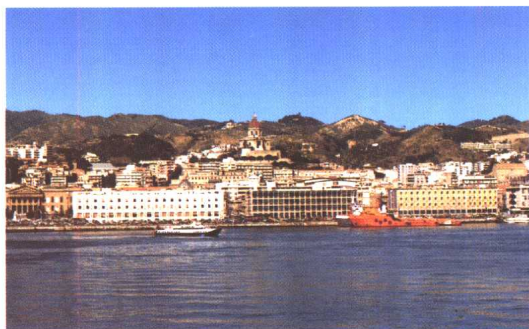


雅典卫城埃雷赫修神庙精美的“少女柱”。



公元前5世纪建的苏尼翁神庙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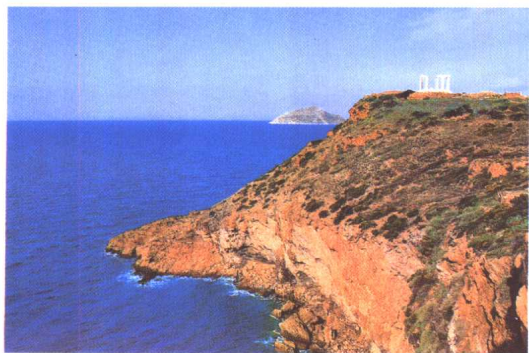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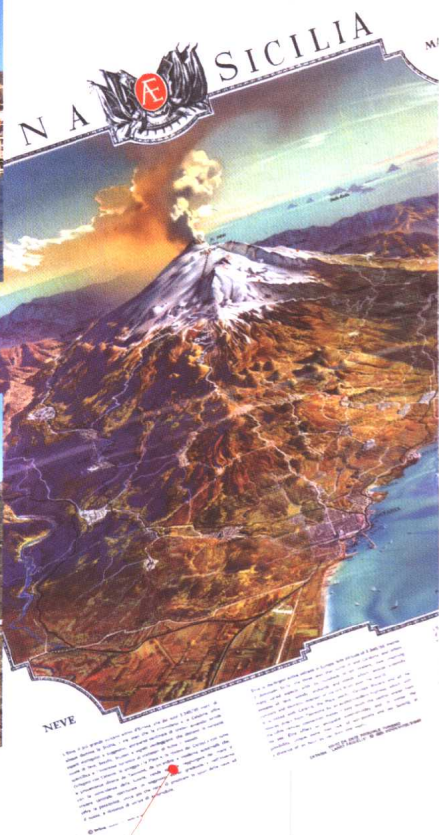
西西里首府墨西拿港——那里有黑手党吗？



古罗马斯巴达克思奴隶起义征战的埃特纳火山。



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端的旅游圣地苏尼翁角。



神秘的西西里岛的立体图更让游客感到神秘。

与夫人林文漪女士在威尼斯。



威尼斯的“长安街”——大运河。



威尼斯的叹息门，古囚犯赴刑场的必经之路。



在罗马近郊铁沃里公园的喷泉中。





不对称的佛罗伦萨主教堂。



教士在罗马斗兽场中接受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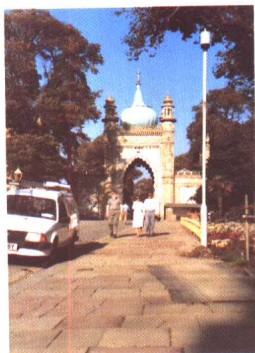
曼彻斯特大教堂。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



雄伟的米兰多莫大教堂。



布赖顿的英王印度式
宫殿。



手托比萨斜塔。



相传牛顿是在剑桥大
学的这棵苹果树下发现万
有引力定律的。

威尼斯最宏伟的圣马
可大教堂。



英国国教教堂——利
物浦大教堂。



看世界·欧洲文明之路·希腊·意大利·英国



在伦敦白金汉宫门前。



白金汉宫前的塑像。



意大利都灵故王宫前。



罗马国家宫。

伦敦国家画廊
的立体示意图让观众
一目了然。



The World in My Eyes



西西里山间旅游小镇
塔欧米娜的人分外和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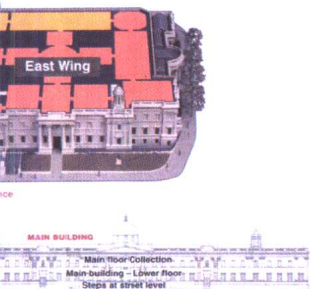


在爱丁堡城堡上。



伦敦也有新建筑——为迎接新千年建的“伦敦眼”。

ONLY 10am - 6pm, WEDNESDAY UNTIL 9pm



FLOORP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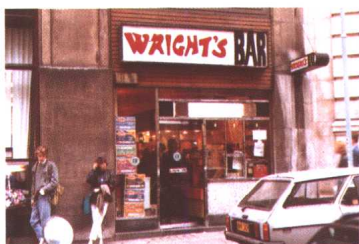


著名的海德公园“演说角”，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学生时代于此小试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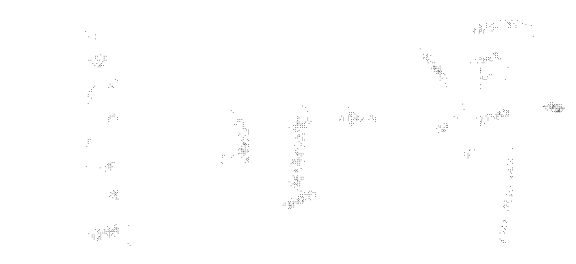
在英国布赖
顿苏塞克斯大学
门前。



伦敦大学政
治经济学院门
前的小店，父
亲一定在这里
买过东西。



脚跨东西半球——在
格林威治天文台。



看的诱惑

——《看世界》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蒋子龙

人类的所有情感都可以用看来表示。“一见钟情”得益于看，“眉目传情”要会看，“反目成仇”是看出了矛盾。还有“侧目而视”、“目眦尽裂”、“蔑视”、“藐视”、“盼”、“瞪”等等。人类看的方式很多，看的学问很大，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是离不开看的。看——是交流和沟通；看——使这个世界有了色彩。世间的许多美诞生于看的需要，如建筑、装潢、服饰、电影、书籍等等。看见了——更是一种缘分，世间的许多故事因看见而

The World in My Eyes

发生了……

在一次偶然参加的经济学界的战略研讨会上，我看见技术经济学博士吴季松先生。不知别人是怎样看他的，或许根本没有看见他，或许看见了并未特别留心。我却看他不同一般：风度严整，温文尔雅。发言时却速度很快，用词准确，信息量大，并时有惊人之语。比如：现在敢说外国话的人很多，真正合格的好翻译很少；人类非常聪明，又很无知；市场已经饱和，又有许多空白；等等。现在单引这些结论似乎并无惊人之处，当时他有许多根据和例证来论述自己的结论，相当精到。

“出国热”、“旅游热”，是看的诱惑。看是眼睛的饥渴，看得过瘾叫“一饱眼福”，有幸看得多见得广被认为是一种福气。同时，看又是精神的和情感的饥渴，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蒙住眼睛，或关在不见光的与世隔绝的房子里，一定会发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看世界”则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门开开关关，半开半关，直到完全敞开，恐怕已有千百万人涌出国门去看世界。回来后作报告，写文章，有的甚至改编成影视作品，很是热闹过一阵。现在则渐渐冷落下来，甚而还有点尴尬——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时候，那些先行一步的人描写在国外看到的热闹、看到的新鲜，以及炫耀自己如何大饱眼福、大饱口福的作品，能满足读者一时的好奇心。现在，外面的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神秘，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外的差别也不像过去那样悬殊，原来新鲜的事物已不再新鲜。即便一时还没有走出国门的人，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影视作品、